

京/华/学/者/随/笔

阎
纲
著

一 分 为 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华学者随笔

一分为三

阎 纲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分为三/阎纲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9

(京华学者随笔)

ISBN 7-5035-1628-3

I. 一… II. 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13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6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27 千字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3.20 元

责任编辑 王 君 朱晋平
封面设计 王 岐 葛占基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王洪霞

序

王春瑜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发文至上海师范大学，调我来京工作时，同事裴汝诚教授（宋史专家）私下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是业务骨干，而那里可是藏龙卧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荟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阔”，英贤逐浪高，耽心我到北京后，可能压力太大，学术上无声无息。岁月匆匆，转瞬间十七年过去了。回首前尘，我常常想起当年老裴语重心长的话。虽然自感汗颜的是，至今我并没有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但总算出版了十几本书，用我们在私下讲的行话说，在史学界——甚至还有文学界，报上户口。我想，这一点汝诚兄也会首肯的。

我这里所说的“甚至还有文学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出版过四本集子，今年还会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为我在文史园地垦春泥、端饭碗，才进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真是个“藏龙卧虎”。即以写随笔的学者而论，我认识的以及虽不认识而通过作品心仪久之的，起码可举出几十位，倘若让熟悉文坛情况的女作家韩小蕙开名单，也许要翻一翻。小蕙不仅自己写了不少随笔，出版过几本集子，而且对推动随笔的发展，不遗余力。她在所主编的《新现象随笔》序中，盛赞“谁也没有料到随笔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崛起。”“可称为革命性的崛起”。也许有人会嫌“革命性”这三个字太耀眼，这里存而不论。

但随笔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编了《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这两套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学者，以及学者型的记者。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北京学术界有这样多写随笔的好手，应该编一套《京华学者随笔丛书》，献给读书界。随后，我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需知，随笔虽拥有读者群，但毕竟属于严肃文学，不可能成为火爆的畅销书。每念及此，我觉得应当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随笔创作的扶持。

学者随笔，顾名思义，是学者写的随笔。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专业有成就的学者。顾学颢先生是古典文学、古文献的专家，年过八十，是学林前辈；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用乌兰汉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他还是著名的画家；姜纬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鸣于时，他的朴学精神，更为同行所称道；阎纲先生、高洪波先生，虽然是读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笔下散发着浓烈的书卷气，不失学者风貌；张建智先生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尽管他们治学各有千秋，但都喜欢随笔，并不时写作随笔。令我特别感佩的是，顾学颢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我一直以为，作为人文学者，如果连忧患意识都不具备，恐怕很难说是有健全的灵魂。其实，在本丛书中，其他几位学者也无不如此。文学作品无疑需要多样化。事实上，读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欢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唉声叹气之类随笔的作者，尽可继续写下去。喜欢读的读者，也尽可照样读下去。但我坚信，类似本丛书的随笔，对社会更有益，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弃绝空言，务去陈言，文笔洗炼，从不装腔作势，原是学者的本色，本丛书自然是不在话

下的。

我的这些老生常谈，对于本丛书的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来说，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学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会有被讥笔拙之虞。出版这套丛书，与作者、编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与他们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们春常在，笔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
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目 录

自 序	(1)
-----	-----

文 坛 一 角

韩愈与散文	(7)
杂文今昔	(9)
文艺批评的公式	(11)
文势小议	(14)
批评方法答问	(16)
何妨“树碑立传”?	(20)
出版怎么啦?	(22)
毛主席改诗	(26)
陕人精神与文学	(31)
关于色情描写	(34)
尴尬评论行情	(37)
评坛一绝	(42)
文风的回忆	(46)
毛书白诗今安在?	(49)

贾平凹论	(52)
《废都》第 215 页	(54)
书摊杂俎 (附: 宋遂良《贾虚庄迷说〈废都〉》)	(56)
老兄珍重——议“作家下海”	(59)
想起《论语》	(62)
说副刊	(65)
挤车	(68)
文摊秘诀十条	(70)

公 无 渡 河

“就是没有一个鼓”	(75)
放棍与放人	(77)
到吴桥看杂技	(79)
观沧海	(81)
重读鲁迅	(84)
看罢《吴晗》	(91)
“真话”四题	(94)
北京一日游	(98)
寻人	(103)
骗之思	(105)
《笑口常开》哭了	(111)
瘦辮	(114)
我说女人	(117)
作家的包装	(120)

电脑这个精灵	(124)
“闷钢”何人?	(126)
晚了——名医一席谈	(128)
诬辩	(132)
缺德	(135)
男人和女人	(138)
中国有没有法捷耶夫?	(143)
作家自杀一案	(146)
死,也是一种精神	(150)
样板戏与猪舌头	(153)
少些,“恭喜发财!”	(157)
一分为三	(159)

生 离 死 别

长在西安	(165)
望盘谷记	(168)
干校可笑	(171)
伊犁行	(176)
西峡缘	(180)
画家罗国土	(189)
读笈咏画记	(194)
百花丛中冯牧	(197)
想念郭小川	(203)
最后的金铮	(208)

斯人独憔悴	(214)
冷落了牡丹	(222)
手拉旅行箱	(227)
猴年说猫	(230)
腊月还乡	(236)
难办	(241)
母亲阎张氏	(245)
体验父亲	(255)

自序

随笔无形，随便写写；读者有便，随意翻翻。

1947年上初中时，我就学写随笔之类的东西，如《我的父亲》、《致奸商的一封信》等（可惜“文革”散失），后来写顺手了，再未间断（“文革”除外），但是酷爱随笔却在最近几年。

90年代开始，我渐渐告别评论求诸它。批评标准乱，文艺评论难，剩下的便“只有‘杂感’而已”，我曾经对朋友们这样表示过。

一个文艺评论家，认识特别明晰，头脑十分清楚，写文艺评论如鱼得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驽钝如我，头脑简单，才不过斗，以己之昏昏，焉使人之昭昭，既不宜于写评论，也不适于写其他作品，却有话要说而且想尽量说得不那么干巴，就“只有‘杂感’而已”了。

我心目中的杂感也就是随笔。要是说真有“大散文”的话，那么，我愿承认“大随笔”、“大杂感”的存在。“大随笔”里包括杂感，“大杂感”里包括随笔，甚至连有些散文也在其内。

随笔随便，不摆架子，不装样子，一时兴起，信手拈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点到为止，快捷便当，忙里偷闲，打它个“短、平、快”，热闹热闹。读者就便，顺手翻翻，几分钟便能看完，上当也就是几分钟。

渐渐地，又觉得随笔并不那么随便。一辈子经历的世事不少，有些是碰了钉子学老实了，有些是撞了南墙不回头，“世事洞明皆学问”，我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纷纷扰扰，熙熙攘攘，曲曲弯弯，沸沸扬扬，蝇营狗苟，喊喊喳喳，方寸一乱，就犯迷糊。

掌握时势要看大局、大势，观察走势要看大潮、大方向，见树木也见森林，牵牛要牵牛鼻子，抓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大道理服从小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混淆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这些革命的大原则、大道理我明白，而且牢牢记在心里，但是抽象不等于具体，认识不等于实践，原则不等于结论，前提不等于方法，方法不等于分析，分析不等于实施，在超复杂，高速度的现实面前，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头脑过于简单（见本书《一分为三》一文）。

世界太复杂；心里不踏实；不踏实就想说，实话实说或正话反说，想说便说，故有随笔。

有时明白人说明白话，有时明白人说糊涂话，有时自以为明白却说糊涂话，要真觉悟到自己变糊涂了，当然也就不说了。

杂感，杂，想到什么写什么；随笔，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有人（包括我的亲属）对我颇不放心，严加责备：“吃饱撑的？”“说了也白说！”“有本事写部长篇！”我何尝不想写长篇？

和读者交心，白说也要说。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始祖，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按鲁迅的解释，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通脱，即就是随便之意。

越到后来，越感到随笔不那么随便了。随便的背后有严谨，散

漫的背后有端庄，天地日月的背后有生老病死，插科打诨的背后有老诚持重。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得点鲁迅呢？把议论与叙事结合起来，把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把敏感与痛感结合起来，把呐喊与深沉结合起来，多一些嘻笑怒骂，多一些人情世故，多一些经史子集，多一些十样杂耍，多一些将心比心，多一些顺时而动、顺天应人，多一些曲笔藏锋、王顾左右、歪打正着甚至“老奸巨滑”。

在下不才，只能随便说说而已；读者不弃，只求随便翻翻而已。

阎 纲

1996年12月26日 北京

文坛一角

